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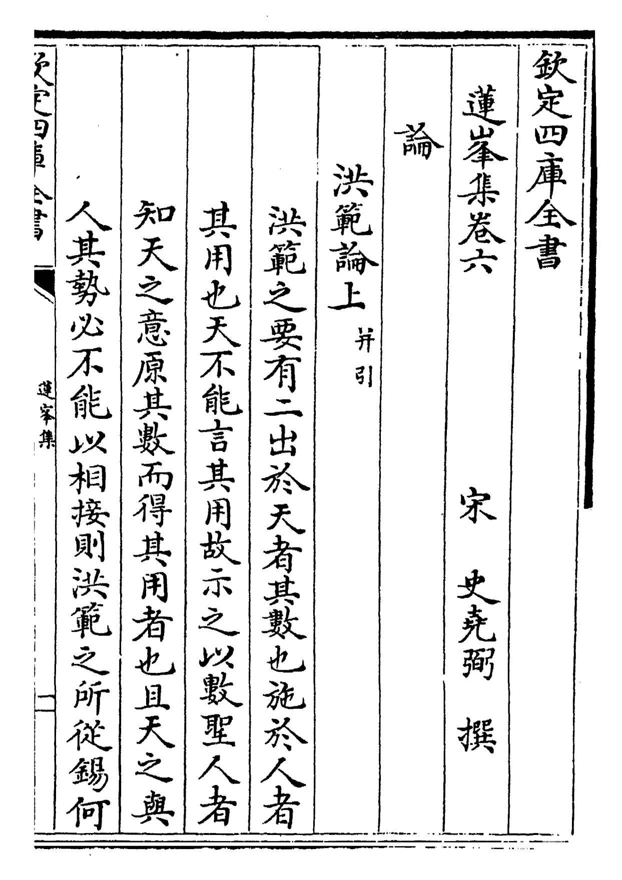
蓮峯集卷六

宋 史堯弼 撰

論

洪範論上 并引

洪範之要有二出於天者其數也施於人者其用也天不能言其用故示之以數聖人者知天之意原其數而得其用者也且天之與人其勢必不能以相接則洪範之所從錫何



如其錫也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曰九疇者則天亦不過示之以數焉耳世之不知乎此是以其說不傳也久矣誠欲得其傳乎必先有以考其數而後得以明其用數與用皆得而聖人之意乃可以見矣作洪範論上下

六經之作有出於人而易知者有出於天而難知者其易知者天下皆可以意推而其難知者雖聖人不能以

義起也甚矣說者之惑也舉夫不可以義起者而施之於可以意推者之間而不得其要聖人之道遂以滅没不振天之所以畀付聖人者因以晦而不明亦可惜矣且詩之作不過於咏嘆而書之作亦不過當時相與誥戒故其意若指諸掌無疑也春秋之予奪禮樂之名數雖若有所難知者然皆出於人之所作是故可以意曉而無難也六經之中惟易與洪範乃皆出於天而有所不可知者而或者乃一以詩書春秋禮樂之法而求之

則亦不思而已矣昔者河圖之未出九疇之未錫也伏羲與禹之聖蓋亦拱手而莫能窺也及夫天之有所畀付而後二聖人者始得以措意乎其間此必有所系乎數而非人之所能與也數者雖非聖人所用心道之出於天下亦非數之所能盡然而非數則道無以見故夫不通於數而論易與洪範者皆一時之曲說而非其實耳然或者猶知以數論易而不知以數論洪範此何也易之為數詳洪範之為數畧詳者顯而畧者晦是以或

者之有所不見也且彼不知夫九疇之數聖人不足之
為十而止於九皇極之大不加之於初一次二之間而
反列於次五是二者其故必有說也竊嘗推之洪範之
數盖與河圖合河圖則施於天而洪範則施於人者也
河圖之數本於九獨五處其中而為之用其所謂五者
即易之天五其餘八位則五之所統也意夫聖人之初
見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變故之多而不可以尋常治也
是以觀天之所為神者攬其要會以制其治皇極之次

五而處於九疇之中者葢取夫五之為用而疇之所以有九者葢本夫河圖之數加之不可為十損之不可為八而天地事物之理無所不在是也夫然後聖人處其中建皇極以統治之使其彛倫不至於斁以及於亂此洪範之為作而天之所以畀禹也彼不知者則為臆説曰五論人事天則吾不知而遂以論天者為誕如是則行道之人皆可率其私意而作洪範何待天之錫禹之傳武王亦可以自陳而何俟夫箕子哉故嘗論之知天

之數然後禹與箕子之意明知夫五之為用然後皇極之所以列于次五之意可見本乎河圖然後疇之所以為九者有所一定而不易其所從生者可考也不然則去道也遠矣

洪範論下

洪範其出於天乎曰固也其出於天也曰然則孔安國之說淺矣歆向之以災異相傳而明天人之應也不幾於妄乎嗟夫其所謂天者特牽合五行五事庶徵福極

之應而為之說爾道之出於天總其要而會其歸設為九疇之用舉而措之天下以成聖人之事業者歆向則無毫髮於此矣且箕子之陳洪範將著其應而已乎抑亦求其可以措之天下者之用也若欲考其應則歆向之說且猶未至而況其所謂措之天下者之用哉葢嘗考歆向之書其牽合而有所不至以自乖張其說者葢不少矣然其為妄則莫甚於舉皇極以叅五事而配之以六極之弱也不知歆向以皇極為何物也哉福既止

於五已分隷事無復餘矣獨六極餘其一而無所隷遂
牽强皇極以充之又外引眊與陰而配之夫眊與陰皆
洪範所無者不知歆向何從而得也此亦見其妄甚矣
且彼不知夫箕子所以列四疇於上列四疇於下而以
皇極當其中獨於次五始明言王道以為之主此其意
葢以皇極賅九疇而無所不統也或者之論既知歆向
之為非矣而斷以已説曰洪範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
九九歸之三三者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知皇極之為

本其說是矣然曰以一治三三治九九治五十則恐夫箕子之意或有不然也彼蓋知九疇之中有相為用者之相應而不知夫不相為用者之俱統於皇極也五行之數五五事之數五五福之數五庶徵之數五其理有相應者故彼得以合之舉庶徵福極以應五行五事而系之於皇極而遂以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為不相應而在數者之外則亦惑矣夫皇極之於天下猶人之有心謂心為無所不治百骸之理不理係於心之正不正則

可而謂以心治首以首治足以足治耳以耳治目則理豈有如是哉故嘗論之皇極雖均為一疇然以道觀之其他八疇皆不過入於形器事物之間而皇極葢居其虛位而無所不治者也苟王道行而極之建則五行之用於物者必得其常五事之見於人者必得其和八政之布於治者必得其理五紀之施於天者必得其叙三德本於中則不悖稽疑定於正則不妄於是庶徵無所致其咎六極無所措其極而五福得以均被天下矣極

之不建則反是如是而後洪範之用乃可議矣且洪範之要葢亦簡約易曉非若易之道廣大悉備而無際有所不可窺者苟知皇極之無所不治則知禹與箕子之意無難也彼或者之說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而令之說則曰以一而無所不治夫彼是各以其說而皆曰此禹與箕子之意也嗚呼其將何所取正哉天下其獨無明者歟於此三者其必有能擇之矣

詩論

聖人之於天下所以設為禮樂品節次序綢繆反覆常若迂緩而不迫者此非苟然而已也要使天下之人入乎其中周旋曲折不敢為放恣以消爍其忿戾頑悍難制之氣使其性情和平而樂易其心紆徐温厚而不刻方其無事相與優游雍容以居其安其或與之處危亦將徘徊眷顧不忍割去以及於亂夫天下之情惟其忍焉而合者故亦必將忍焉而離聖人恐其忍然而離以及於亂也是以設為禮樂節文而與為久遠相得之計

故夫迂緩不迫者將以求其眷顧而不忍割去也甚矣夫三代之治其朝廷鄉黨閨門之間何其文禮之緐且曲也其朝會之際先之以五玉驚之以繅藉而後得入一揖之為簡而三揖之為禮再拜之為易而百拜之為禮其卿士大夫之相見必遵之以僎介表之以三帛二牲一死贄其平居相與宴飲鄉射必嚴其齒德之分定其位置以法三光之象幣帛觥豆酬酢終日而不亂其宗廟之中傴僂跪起分毫不敢為慢易其大者旣總於

朝覲祀享冠婚喪祭而其細又及於進趨步武鸞和之鳴籩豆鐘鼓樂舞之數無一不為之疏數之節使其公卿大夫日從事於其間雖其匹夫小民亦於農隙登之公堂合之以大蜡野衣黄冠謳歌鼓舞以盡其歡欣而莫不有文采之序自今觀之雖若濡滯煩數而不知聖人所以調理天下使浸之深習之熟樂不至於淫悲不傷於怨而不為變者其權固在於此也盖嘗得之於詩雖其危亂困苦而其人猶有徘徊眷顧不去之意然後

知聖人所爲迂緩不迫者之效至此而後見也且周自幽厲以來虐政弊俗布滿天下當時之人非不怨之深切而猶戀戀比物引類稱述先王而隱諷之其言常及於理亂猶冀其或聞而改也且其言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靜言思之寤擗有摽又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憂心如酲誰秉國成雖其思之至於自悼自摽而亦未嘗痛割以去憂之深而亦未嘗一念不在於家邦雖心意繁亂而終復於仁義道德之說周衰天下不寧者數百

歲而人終不至崛起以犯上者由此之故也不然憂思而至於割則亂將有不可勝言矣嗟夫後世日相與從事於急迫慘刻而無復有迂緩不迫之治故雖其至尊與至親之間一有所拂逆至於相背相擊亦無復有不忍之意嘗思所以反其本者竊以為欲上之人以情接下丁寧而不倦宜必覩乎書欲下之人以情愛上眷顧而不去宜必覩夫詩庶乎王政可得而聞也

中庸論上

中庸之説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察乎天地雖今日為中庸明日為君子聖人以為必可至者非其故為是廣大以私天下彼葢有以曉然知天下之可與皆至於此也今人有百頃之田不自知其五穀之貴而外慕夫商賈金玉之利使其一旦自取其田而深耨之則其無窮之利豈特金玉而已哉甚矣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有其所有弗能反身而充之以極高明此天下之所迷焉而聖人所以為之率也夫聖人所與天下均

者道心之微天下之所以與聖人異者人心之危其自充與自棄之間乃有天壤之異仲尼見其然也故其教無所不受雖其門人不仁如宰我踞傲如原壤可棄而皆不棄者知其所有者猶可與為善也聖人盖因天下以其所有豈能與之以其所無也哉惟能開其匹夫匹婦毫毛之端以至於察天地此其所以博大深逺而天下無所逃遁俾天下各以其所有而入於吾教故力不勞吾亦未嘗强之以其所無故道易行以至于今不廢

嗟夫荀况者乃一舉天下所有者而盡付於性惡謂桀紂性也堯舜偽也夫使天下自知充足飽滿而易入然猶奔放而弗從今乃舉其良璞而剖擊之彼無所憑藉而以入於善則將蕩然肆於惡必矣且所貴於君子者以其能盡性以入道率道以範世也今况之言反若此則况之所學者不知其何為也仲尼之道傳至孟軻軻之心惟恐人求之於遠而不自反其所有故其誘人也皆以聖人之事期之自取諸身推入於深微之域是以

堅持四端之論而專斥義外之説要以廣容而博受俾人各率其毫毛之端以入於中而已非求立論也論性之爭不自於孟氏而實起於況道本無異故不爭況不探其端而務為立異論論不當而爭遂起揚雄韓愈紛然失其真自況始也本於太高而反失於太卑求異於孟子而反有叛於孔子是亦過矣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為治天下雖待於聖人聖人亦有待於天下彼蓋取中於民還以導之要使避惡就善斯已矣夫五帝三

王周孔之所用六經之所範圍皆所以使天下之性歸諸道而止況之書亦知帝王周孔之為尊六經之為貴而乃甘持性惡之論是反盡其所尊貴者而搥提之矣且今天下皆知申韓楊墨之為異端而共擊之而況也倚吾牆反有禍於吾教夫萬金之家盜其千金而不足憂獶隸悍妾無故竊其一金則深可慮何則禍自內者所喪大也義外之論君子且深懼而況於性惡乎使世不從況則已使世而從況之說則為善者苦其難必曰

吾性惡矣不可為矣有志化天下者必曰其性惡矣弗可化矣喜刑名者必曰人性惡矣刀鋸於是乎用矣嘗恐其害之至於此故特舉而論之云

中庸論下

中庸之道萬世之所通行而不可違者也故聖人之在上也舉是道而措之於用使人油然而皆化聖人之在下也歛是道而施之於教使人黙然而皆識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措之於用者也故修諸身謂之執中觀

於民謂之取中舉而措之謂之用中又大為之名謂之皇極當時聖人未嘗不本乎此以化人而當時之人未有不由此而得為君子者故能剛不吐柔不茹寛而有制從容以和行之當世而無弊矣此唐虞三代之士俗所以為大過人也歟晚周之衰斯道不復行於上矣故孔孟汲汲以誨其徒斂而施之於教而其説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民既鮮則卑者必入於汚高者必入於僻智不制而至於詐勇不學而至於蕩聖人憂其然

也故極高明以導中庸而躬率之要使天下皆入於中庸而不為小人之無忌憚是以獨取顔氏之子為庶幾不取狂者之過而深嫉鄉原之害德以為天下之勸焉嗚呼聖人之欲行中庸之道甚切也有人焉於中庸則過然猶可以入於善則聖人雖無取而猶或可取也又有人焉近似中庸而反有害於德則聖人之所切惡而不可復教矣狂狷之徒是過中庸而猶可為善者也鄉原之徒是近似於中庸而有害於德者也執是而論西

漢之士斯可得而議矣汲黯之直蕭望之之剛得非近於狂狷者歟鄭莊之推賢倪寛之下士韋元成之謙遜平當之通明得非入于鄉原者歟何則汲黯之面折廷諍可以為直矣而失之戇蕭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可以為剛矣而失之太剛而必折雖可謂賢而於中庸則過豈非嘐嘐有大志狂而進取狷而有所不為哉彼鄭莊之流則異於是矣屈志以下賢棄産以市義鄭莊以此為善而力行之𤰞體以下士循默以遠名倪寛以此為

善而力行之疑若近似中庸者矣然二人處武帝之世
莊有趨和之譏寛有封禪之請是失之佞也其可以之
入德乎避佞以為遜自劾以為謙元成以此為善而力
行之逡巡而有恥堅卧以辭封平當以此為善而力行之
疑若近似中庸矣然二人處元哀之間元成不能守正
平當無所建明則是失之懦也其可與之入德乎然則
是四人之為善不過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奄然以媚於
人者而已由是觀之汲黯望之雖過乎中庸然而用心

之剛有聖人而引之猶可復也彼四子之所為自以為善而固執之不知其失之佞失之懦没溺而不可復返雖有堯舜不可化之於道矣茲不亦鄉原之害徳者哉使之用於世必無益於成敗之數而汲黯望之之賢猶足以為近古社稷臣此孔孟之深疾夫鄉原而或取於狂狷也歟嗚呼聖人雖不輕許人以中庸而欲使天下盡入於中庸之道其所以望於人者皆欲其剛不吐柔不茹如唐虞三代之士俗而後已也至於狂狷猶或取

而於鄉原則深疾之學者之志於道者其可不求其意哉

堯言布天下論

聖人之為天下何其道之神用之妙也以其一身處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乎茫茫之中而意有所趨治有所向雖四方萬里之遠不崇朝之頃捷然如影響之必從使之治則治使之化則化而不敢有後是豈待于諄諄然令之而後從哉此其道之神用之妙所以鼓動其

心者有不在于言而其效之速施之博又有甚于言則其為言也不亦大乎若是者雖非言而謂之言可也昔者堯之治天下未嘗有一言加乎民也而夏侯勝以為堯言布于天下竊意其道之神用之妙其鼓動天下者雖不在于言而其效有甚于言歟獨不觀夫天之所以成四時生萬物乎確然而不見其動也寂然而不聞其聲也疑若天之所無為也及其運也吾欲生物則春為之榮吾欲長物則夏為之秀吾欲揫物則秋為之肅吾

欲蟄物則冬爲之藏至于日月爲之照臨風雷爲之鼓舞雨露爲之滋殖雪霜爲之堅凝是數者皆從焉而不敢違雖毫忽之間皆不爽也而天下實運之夫天亦曷嘗有言哉而其道如此其神用如此其妙則甚于有言矣故吉凶禍福之間天下之人兢兢然常若天之日臨其上而戒勅之祗惕警懼而不敢慢也是天之所以言于人者無所往而不存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之聖豈有他

哉本乎天道而已矣以天之所以言于人者如此則堯之言布于天下者從可知矣夫堯之時昊天之象羲和司之洪水之害鯀禹治之賢能之舉四岳任之百揆之職虞舜總之而堯未嘗有所為也曰吁曰俞曰咈哉曰欽哉曰往欽哉其所言者是數語而已非有所謂布于天下者也然欲明俊德則俊德明欲親九族則九族親欲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欲協萬邦則萬邦和欲於變黎民則黎民變是數者堯未嘗訓之以一詞以求其如此

也而其意之所欲至有不期化而化不期率而率者豈非其道之神用之妙不動而章無為而成有甚于言歟是以七十年之間天下之人從其化而不敢違惕然常若帝堯親臨其家曉之相與盡入于仁壽之域至于畫衣冠而不犯則是七十年之中堯未嘗一日而不言言未嘗一日而不布于天下而何待于嘵嘵然而告之哉是以聖人不以言為教而以不言為教斂其神道妙用而默運之以磅礴于天地之間而施及于四海之外則

其言布于天下者廣矣是以內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無非堯之言也外而禮樂之作法度之備無非堯之言也自是而動容周旋以示天下之儀施設措置以成天下之治無往而非堯之言矣何待出于口而後爲言哉彼不知者乃以都俞吁咈爲堯之言此知堯之粗者是不知堯言之布于天下者在彼而不在此也此堯之所以配天而列聖所以不可跂及者歟而或者之論昧于夏侯勝之說而遂指堯爲能以言布于天下夫三盤九

誥之作子子𤗳瀝心腹腎腸以告于人之不暇此乃商周至變之事豈陶唐甚盛之舉哉胡不觀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葢亦盡行堯之道而已由此觀之治至于道之神用之妙而能以不言之言而布于天下治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嗚呼其堯之謂歟

唐虞三代純懿論

所以致天下之治在道所以行天下之道在心古之聖

人修之身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至粹至美而絲毫之無雜至久至遠而須臾之無間夫豈有他哉其心術之妙見於天下有不可得而名言者天下之人見其然而昧其所以然也於是言動求之而不得禮樂求之而不得度數求之而不得則以為聖人之心或幾乎隱而不知其心術至粹至美至久至遠者未嘗不行於日用之際未嘗不行於天地之間凡所以育萬物而撫四海者蓋無往而非純懿也豈可以言動之端禮樂之具度數之

末而求盡其妙哉深知乎此而唐虞三代之所謂純懿者如取諸目如指諸掌王道之論有未盡者請因而畢之純懿之道帝王之心也其本出於心其用達於天下堯不得之無以為堯舜不得之無以為舜禹湯文武不得之無以為禹湯文武然而天下之人皆知純懿而不知其所以為純懿者不能論聖人之心故也夫純懿之在心而不在政自心而發於政則唐虞三代之純懿可得而見也自政而求其心則唐虞三代之純懿不可得

而見也堯之理陰陽舜之叙百揆禹之修九功湯之正六事文王之和庶獄武王之範九疇天下之事無不畢舉當是時民休而不役刑寢而不試禮樂則興學校則闢此皆其純懿之發於政者天下可得而見也至於正心誠意之本修於宮庭屋漏之間勤於夙夜旰食之際誠明以得之中和以養之仁義以行之禮樂以文之其於為善動容周旋顛沛造次無一毫違於道者及其發於至幽而見於至著也不令而人信不威怒而人感無

聲臭之可接無始卒之可窮此其純懿之本於心者天下不可得而見也故堯之心見於欽明其所以欽明者不可見舜之心見於濬哲其所以濬哲者不可見禹見於無間所以為無間者不可見湯見於日躋所以為日躋者不可見文武見於式孚下土所以為式孚者不可見夫是以其用不可測而其功不可窮非真心之如此而動如此而靜如此而始如此而終一於純懿而不可見者孰能與於此哉由是言之純懿之心唐虞三代治

天下之妙用也論唐虞三代之純懿而不論其心是言乾而不言健言坤而不言順亦不窮其本矣且三代之時已與唐虞之時異三代之治亦與唐虞之治異然言治必曰唐虞三代豈非以其心同於純懿而不可以異歟是知言心之道豈獨唐虞三代為然哉後乎此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矣然而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為而已故漢高祖雜於縱橫文帝雜於黄老武宣雜於刑名光武雜於讖緯是則漢之治失於雜而不為純懿唐太宗

怠於貞觀之末明皇荒於開元之末憲宗惰於元和之末是則唐之治失於末而不得為純懿非失於治也失於心故也向使漢之君移其雜好之心而一於道唐之君移其慎始之心而一於道雖不可以望唐虞三代而其用心豈不庶幾於堯舜禹湯文武之萬一哉且孔子顏子皆不用於世者而孔子則曰文王之後文不在兹顏子則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豈非同其道故耶豈非同其心故耶夫惟聖人之道同故其心同孔顏猶

同於舜文況於有天下之君而以唐虞三代純懿之心為心則與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易地皆然矣

周秦之士貴賤論

舉天下而驅之以道則天下之士必將相率而入於道舉天下而驅之以利則天下之士亦必將相率而趨於利士以道為務雖欲其賤不可得也士以利為務雖欲其貴亦不可得也夫士非能自貴也道之所在何往而不貴士非能自賤也利之所在何往而不賤然是二者

皆本夫上之人驅之上之所驅則下之所必從是必然之理也由是觀之非士之能自貴而自賤亦非道能使之貴而利能使之賤其所以為貴賤者其權蓋在於上之人也揚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嗚呼是皆當時驅之使至於此歟蓋嘗論之周之君舉天下而措之於不得不為道之地秦之君舉天下而措之於不得不為利之地士之所以為貴而所以為賤者其故蓋出於此也且周之所以驅之者蓋可見矣昔文武成康之致

治其朝思夕慮惟以正天下之風者何其詳且盡也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天子有辟雍諸侯有泮宮天下之人其入則有家塾其出則有辟雍泮宮而小則有庠序是無適而不學也其朝夕之所游泳耳目之所觀聽起居飲食未嘗一刻不在於孝悌仁義禮樂之間是無適而非正也及其取人也賓之鄉閭論之司馬升之天府六德有所不正六藝有所不備者弗升也其試之以射容體有不比於禮進退有不和于樂者弗取也其登之

於朝有一言之失中有一行之未盡者弗用也其幽隱僻陋之中有抱道懷德之士天子則安車束帛以招來之諸侯操幣執贄以就見之其所以驅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道者必然之勢也若夫秦之所以驅之者則不然使之以術誘之以賞貴之以法其用人也非使之屠戮人則使之傾覆人也吾欲事游說若之口不利而辭不險者不用也吾欲闢土地若之不能屠人邑而踐人城者不侯也吾欲破軍殺將若之首虜不

多者不賞也設為十二級之爵茍無尺寸之功雖有周孔之才曾閔之衍不是選也其驅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趨於利則亦必然之勢也士茍入於道必自重而不輕故周之士三公有所弗屑萬鍾有所不就諸侯有所不見晉楚之富有所不居而惟道之務夫如是奚而不貴士茍趨於利則必惟利是徇而無所不至故秦之士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官以上爵傲其父兄其甚者至為穿窬斗筲之事而不以為愧夫如是奚而

不賤由此觀之非周之士能自貴也非秦之士能自賤也其上之人驅之使必至於此也及周之衰自幽厲失道至春秋之季數百年間王澤雖已衰微當時之人猶據禮守正以風其上其言紆徐婉美樂而不流怨而不傷怒而不戾悲歌憂思而終無犯上難制之氣凡此者皆入於道而可貴者也是驅之以正之效也及秦之衰天下豪傑恣睢之士釋耒輟耕徒手擊搏環向而攻之秦以不祀凡此者皆入於利而可賤者也是驅之以不

正之效也抑嘗歷考古今之變而觀之前乎周驅天下者蓋無不正後乎秦驅天下以正者則亦寡矣曰三皇曰五帝曰夏曰商雖其時之或變詳畧之或殊而其所以為天下者蓋無以異乎周也故其當時之士無有不貴者也自秦以來西漢御臣之法重故其士相率而為委靡之俗東漢聘名之禮重故其士相率而為沽激之行魏晉之君貴莊老故其士尚浮虛而不適於用隋唐取人以辭章故其士務華藻而不由於正其弊也西漢

以亂東漢以亡魏晉隋唐天下何其紛紛多故也然則為天下者可不謹其所以驅之者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蓮峯集卷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單可垚

蓮峯集卷七

宋 史堯弼 撰

論

五帝其臣莫及論

聖人以神道役天下非特使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知而不可議雖貴為大臣而所謂天下道德渾備之士吾能默然運之于不可知之閒而使之自盡于天下以助吾為治而卒不知其所以然者何也盖役人者道全于

神聖之妙而役于人者道偏于職業之間夫道一而已大者得其全而為君小者得其偏而為臣是以天下之偏者必聚而求合于大全之君以為之用為其君者能廓吾大全之神道而默然運動其中故在上者得以優游無為而道常有餘在下者謂之服勤而道常不足此天下所以不勞而治也故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夫五帝役人故其道全其臣役于人故其道偏君臣之間職此而異矣嗚呼五帝之時天下淳風未散也天下

之人皆君子也皆道德之士也其間與人主大有為而天下推其賢者必其英偉矯拔之人也有如是之臣宜必有大過人之君如五帝者以運其材智使之常為我用而自以為當然而不逃吾神道之中苟非君有所過之臣有所不及疇克爾哉今夫大匠指揮百工而無敢不從其令者因其智能技巧有以過之也五帝之治天下亦若是而已故立制度風敎化使天下陶至治之盛未足以窺其妙用也子萬靈柔遠人使薄海內外浹吾

恩而漸吾澤未足以觀其妙用也其妙用常存于不可見之間能使亮功熙載之人可以為之用不可以企而及此神道之至也孟軻有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見于施設而難可名極天下之至精通天下之至變道至于此無以復加矣而五帝之治天下一本於此故其時也斯聖人者端然于法宮之中未嘗動容變色而能運用夫風后重黎與夫四岳九官

十二牧之徒綽然而有餘雍然而有序而天下之人莫能窺其界量及成效已見而當時亦不自知其為神其妙用可勝言哉是以仲尼系易至神而化之必歸之黃帝堯舜固其宜也彼為風后為重黎為四岳為九官為十二牧使之穆天緯經國體則固其所長至于神其道妙其用則在所不能故五帝之所以顯諸仁其臣可得而能也五帝之所以藏諸用其臣不可得而能也能其所易而不能其所難不及其君也可知矣五帝之道何

異乎天地之道也天以神地亦以神故育萬物而不可得而名然星辰雨露皆天也而終不可以侔天之大山川丘陵皆地也而終不得參地之厚故五帝之臣終不可以及其君然而其君雖過其臣天下後世皆以為過而五帝不自以為過闢其臣言則惟恐不及此又其過人者也嗟呼後世之君非無聰明睿哲之資非乏勤鋭希慕之志而終不能躋五帝之萬一者蓋其臣負其才而欺其君為君者復無微妙運動之術以臨其下上無

所長下無所短此莽操所以亡漢仲達所以傾魏也其甚者希五帝而反乃遠戾或矜材衒智以求過其下而自謂神聖或設邊幅厓岸以待其臣而自以爲不測不知已大失聖人之意是豈知有心無心之間哉以是而治天下其五帝罪人歟由是推之帝王之王天下必有以過其臣然後其才可得而運用非過以才也過之以道也後世之治雖弗逮五帝然亦有可觀者觀漢高祖度量漢光武沉幾過其臣唐太宗英畧過其臣故能運

用當時人才以取天下彼晁錯得之而未盡何待聖人之淡而自叛其說也七國之反請帝自將無乃前日自親之策乎然腐儒曲學不論五帝所以取天下而區區陳晁錯之失蓋亦疎矣

泰伯可謂至德論

君子之於天下不求其德之可見而求使其德之不可見是以功足以及百世君子於此辭之而不為澤足以被萬物君子於此避之而不居寧舉而推之於人使天

下受其賜而已不與焉此其用心不亦甚大而其為道不亦甚遠也歟昊泰伯之將遜商之將衰而周之將興葢可必也以泰伯之興而得立於天下其功之可以及世而澤之可以被物者亦可必也而泰伯方且逡廵固避若無能然必舉而遜之王季以待文王之興寧使天下被文王之道而已不與焉此其志在於天下而豈屑屑然遜國以為高逃名以為美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甚矣世之人不

足以知聖賢之意則以為舉當受之國而與不當受之人此人之所以難能者既有遜國之實而深逃遜國之名此又人之所難能者而遂以此為泰伯之至德夫舉國而畀人好名之士可得而能也有其德而辭其名遯世之士亦可得而能也泰伯之德豈好名而已乎抑亦遯世而已乎是二者皆不足以為德而況所謂至德者哉方太王之居豳也周之王道雖未行於天下而天下之心已歸於周矣君子幸而出於此時豈不欲有為於

天下哉使泰伯於此奮然以周家之業自任天下必不以我為貪使王道自我而成天下必不以我為專而泰伯則不然以為天命之歸有待於文王天下之人方陷於塗炭亦有待於文王寧使王道待文王而行不必其行於我也使王業待文王而成不必其成於我也於是脫然捨去其所當傳之業而不以為嫌遠託於蠻夷之地而不以為陋以成文王之德於天下率天下之諸侯環向而惟文王之歸舉天下之民無有遠邇莫不均被

文王之澤而周之勲遂大集於天下此其心豈遜之以位哉亦遜之以徳而已豈特為周室哉將以為天下而已及夫王道既已行王業既已成天下皆知其為文王之功而已不與焉此豈尋常遜國以為高逃名以為美者可希其萬一哉是知以天下遜於人猶可能也遜而使天下蒙其澤所不可能也澤及於天下猶可能也澤及天下而使人不知其澤之所從不可能也非天下之至徳其孰能與於此哉昔之以位遜人者非一矣堯之

於舜舜之於禹以天下遜者也伯夷之於孤竹子臧之於曹季札之於吳以一國遜者也其事之大小不同故其效之淺深亦異今泰伯之遜不過區區之豳七十里之國而已而孔子乃以天下遜歸之此與伯夷子臧季札遜一國者何異而乃加之以堯舜遜天下之名何哉嘗聞之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君子之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堯之遜為天下得舜也舜之遜為天下得禹也今泰伯之遜是為天下得文王也此

其用心豈非堯舜為天下之心歟堯於此使舜之道及於天下舜於此使禹之道及於天下而泰伯於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於天下此其所收之效豈非堯舜及天下之功歟遜行於蕞爾之國而其道大被於天下雖謂之天下遜其誰曰不然是以伯夷之遜人不過稱其清子臧之遜人不過稱其節季札之遜人不過稱其義而泰伯之德至於民無得而稱豈非其道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歟雖然泰伯所用之心所收之功與堯

舜同而其所遭之事則與堯舜有大相遠者堯舜之遜也當德業之已成天下之全盛而舜禹又皆有已試之功故堯舜之德可得而見也今泰伯之遜也當德業之未著天下之未一而文王之方幼又無已行之驗故泰伯之德不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定書於堯舜之遜止直著其事而未嘗論其所以然豈非以其顯而易見也歟至於泰伯則不然必斷然表而出之曰至德以明示天下後世嗚呼泰伯之心非吾聖人其誰明之

曾子論

道之難言也久矣不可以一言而求其幾也使其一言而可幾也則聖人豈不欲盡言以告人哉聖人惟急於告人是亦嘗有言矣然其為言亦不過舉其端而深託其意使人探焉而自知淺深隨其所受而得斯已矣其所以為言者蓋未嘗指名其實也非不欲指也而有所必不可也昔者虞夏商周之君始舉其所謂道者而明用於世而猶未著於言也及商之衰文王適當其時有

所迫於中而不能自已者於是始觀陰陽之變以為易始見於言矣猶未施於教也及春秋而天下之不幸無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人亦不復有知此者是以孔子隱而有所不忍而必至於為教凡天下之教蓋自孔子始然而未嘗定其所以為教之名今夫欲制器於天下而獨指物以為用則其用必將有所窮而不可以及遠惟其能設為方圓而虛之以待天下之器故吾之方圓無窮而器有盡彼雖百變而終不離吾方圓之域聖

人之教亦猶爾矣天下之人孰能不日由其仁義孝弟禮樂而行者而聖人終未嘗指人以吾道止於此爾其如此而為仁義如此而為孝悌如此而為禮樂也蓋亦嘗因問而應之矣且應者不同而亦未嘗立為必然可指之説要於其終俾各有得焉而已爾是以天下視聖人如天之恢然不可指名以一而物亦無所遁者孔子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雖然言其貫與一矣其所以為貫與一者終莫可得而聞也

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顔回仲弓游於其門可謂得其深者而亦未嘗見於言也至曾子始舉一以貫之之理而指爲忠恕以告門人或曰門人之不可深告故告以近似者蓋嘗觀之曾子之見雖不止於忠恕而其所性則有近於忠恕者故其言若此其幾以一言之幾而言聖人之道者蓋自曾子始子思學曾子者而始指爲中庸孟子學子思者也而始指爲性善夫忠恕中庸與性善三者孔子雖嘗言之然而未嘗指是爲吾之要而

三子始各取其一夫弓人之子或習為箕而豢鷹之家或至於薰鼠何者其所習者然爾令天下之人莫不知孟子為性善之論而不知其源流出於曾子無怪也且邦之興亡其變也有狀宜可以言盡者而聖人猶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而况夫聖人之至者而可幾也哉故嘗謂曾子孟子之說固天下率從之易矣然常恐夫學者之昧其致道至此而或分也其可以不深思之歟

墨翟論

孔子沒楊墨始鼓其說以率天下當是時人惟楊墨之知至孟子始奮而闢之曰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令天下之人亦從而和之曰是禽獸也夫墨與楊其君子歟其小人歟其為道必有所據依其說亦必有所本矣甚矣瞽者之暗於明也人曰此東西也而謂為東西此黑白也而謂為黑白彼蓋未睹其實也今之從孟子者亦猶爾矣夫君子之斥邪說豈茍然也哉淫辭必求其所陷邪辭必求其所離而

後得以致其攻今也特隨人以闢楊墨而實未能明知其所為非也使天下不幸復有楊墨而不能以自決是將反為其惑溺必矣故夫君子者必求曉然知其端而無務為相應和之說庶乎其可以有守矣且楊之道不若墨之盛也自戰國至秦漢以孔墨為一是以墨之書至于今不廢故嘗求之墨氏之初葢學聖人而亦有所措於世者惟其所見之頗僻遂陷於邪途而不反流於禽獸而不知也昔者上古之世其人鄙陋質野蕩然如

獸之在壙不知所適從惟各任其性情而不知有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聖人惡其無間憂其終之相賊殺也故因其尊卑隆殺而設爲綢繆委曲其口腹耳目周旋進退以至於床簀几席之間無一不爲之等差而人亦終日安行之無以異於飲食起居者是亦足以見夫禮義者乃人之性情見於節文而非節文之外復有性情也彼墨子者乃始患其然而更欲合其愛而使無差等其意謂人之愛一而已不可分也而不知其混幷以入於

亂也故孟子詆之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荀卿亦曰一於禮義則兩得之一於性情則兩失之儒者使人兩得墨者使人兩失也夫惟一本故能兩得惟其有二本而始兩失之矣聖人之道雖一於內而必有別於外此其所為兩得而彼乃欲以待人者而待禽獸待於兄者而待途之人兄為親而途人為疏人為貴而禽獸為賤各有分也苟以待其兄與人者而待途人與禽獸旣以失其分反而論之是以途人待其兄而

禽獸待人此不亦兩失歟孟子之時申商儀秦惠施之徒非一矣而孟子未嘗排之其論儀衍之爲非蓋因問而發獨於楊墨乃若是切齒而於墨尤詳者豈非以其兩失其本以亂人之性情破壞先王之禮義爲天下禍至深也歟

蘇秦論

昔之聖人將立事於天下必先有以變而通之而智者之所以爲智亦貴夫利而行之天下之事惟其能有以

變而通之利而行之而後無所不濟嗟夫蘇秦張儀以小人之資變之之極而利之之過以入於傾覆之域是以君子鄙恥其事而不道然其以區區之匹夫無尺寸憑藉而能動天下於靜合天下於離六國皆以萬乘之尊隨其指意而不敢有後秦之强視之以為輕重之決方其用事天下非無豪傑智略之士而皆拱手熟視而不能投其隙此其為智必有過人而其為謀必有能盡天下之利者且齊楚與趙皆天下所謂强國也而蘇秦

之說必始於燕張儀之說必始於魏是二者其故何也夫以匹夫之身而欲合天下之衆此誠事之至難而又誰敢聽從惟能先得其一以招其餘而後可以集事於天下故夫儀秦之說六國必先得其一國而後可以合其他夫既已得其一而使人得以撼動之俾其勢易以破而其隙易以乘則天下將有所不從而事必有所不濟故嘗觀其縱之所以先於燕而横之所以先於魏然後知儀秦之斟酌夫天下之勢而巧於術也縱非秦人

之利横非六國之利天下所共知也縱成則秦人必起而散其縱横成則六國必起而破其横是皆必然之勢也今也欲縱而使秦人得以散之欲横而使六國得以破之則二者皆不可得成是以蘇秦之說必始於燕者以燕為遠於秦燕若叛秦則秦人之攻遠而諸侯之救近使燕知縱之利而無其害然後決意而惟縱之聽得燕而後縱可合也張儀之說必始於魏者以魏去秦為甚近魏而不事秦則秦人之攻近而諸侯之救遠魏知

秦之可畏而諸侯之不足恃故決意而惟儀之從魏從而後横可成也此皆其至計也使秦儀而或先說趙與齊與楚彼其皆强大之國見縱横之無利害於已則必有所不聽夫惟始於燕而後縱成故秦人不敢動始於魏故横成横成而後秦得以逞然則二子之游說其始終蓋亦有理而豈苟然也哉是知天下之事必使之無釁隙之可動揺而後可以望其有成然世之君子智不足以及此故事有所不立而或至於敗孟子之所謂居

廣居行大道者既已不可得見而當世之事又多無成故儀秦之事亦或有取二三策於此也

項羽論

項羽有蓋世之勇曹操有縱横百出之術劉裕有英發豪健之氣皆天下所莫及也天下有所短而我獨長焉則長者勝三人皆以獨出天下之資而卒無成操崎嶇中國裕亦崛强以卒世而羽又尋至於敗何哉夫惟聖人退藏於無窮之原而以無事役天下是以愈用而莫

量其所止苟惟不若於聖雖獨出天下其用葢有所盡也三人之無成意其鋭有所盡歟官渡之役操之鋭盡矣燕秦之師裕之鋭盡矣京索滎陽之間羽之鋭盡矣有所動有所不動有所戰有所不戰此智者之事也而曹劉能之利亦動不利亦動可亦戰不可亦戰此勇者之事也而羽甘心焉宜其亡之亟不若曹劉之猶有成也古之善用天下者使之常有不足之心而後有有餘之氣凡人之能天下之力葢有時而窮盡也少强則老

必弱朝奮則暮必隳彼善用兵者養其强且奮而重發之俾力不盡而有餘勇智不盡而有餘術欲不盡而有餘求而吾亦得以雍容條理未嘗疾勝亟敗以亂吾氣氣不亂則智益明而愈不竭是以有所不用無所不勝其不善者反之故事未成而天下之心已怗然共止而不可復用則我之鋭亦隨索而已異哉羽之戰也竭力轉鬭以窘高祖屢戰而屢得志不勝而愈不止此其意謂與我争天下者惟劉季一人耳是以利害之不知成

敗之不審竆日之力以逐於百鬬要以得劉季則天下悉歸我不知彼未易得而此之鋭已先索矣垓下之戰楚歌一唱八千之師委甲而潰非其有所懐而去葢其勇厲之氣用之久而耗之已甚則亦有竆而已也是八千嘗奮迅百戰從羽而不去亦欲兾尺寸之勞而後已爾使其負有餘之力豈肯一旦棄垂成之功狼狽而歸哉羽不知養其心而反銷鑠其氣則屢勝者乃所以必敗而無疑江東之業雖可復興而江上之舟彷徨而不

得濟意羽之心亦自見其百勝而尚未成立則氣亦委而不振是以捨去而弗恤也曹劌與齊戰師將鼓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頃刻之間猶有盈而與竭之異況數年之間屢戰之後豈有常盈而不竭也哉是知强弱之相推勝負之相盪此兵家消長倚伏之理也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故夫項羽之敗者

其往也高祖之勝者其來也屢北而怒方作是以來者之必勝屢勝而鋭已盡是以往者之必敗而羽方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雖然天亡羽矣意其亦戰之罪也

又

古之英雄其力之强未有若項羽者其敗之亟亦未有若羽之亟者此其故何也甞讀史見楚漢轉戰以必爭成臯也不然羽之亡不至若是亟也沛公長者天下之所歸羽暴害殘賊故天下去之速且當是時齊魏燕趙

九江已盡入漢羽孤立無與為助而又輕用其鋒使漢得乘其弊是數者羽所亟敗而豈在成皐之得失哉雖然羽之勢固必亡然漢之君臣論戰皆無足當羽者使羽哀百鬬之銳亦足與曠歲相𢧐而豈遽至於適哉夫人必有羸疾之久筋力精氣悉已耗散一旦赫然就盡此無足怪者至於雄勇健特之人衝擊水火冒犯風雷而不少衰而亦卒然不救此必其有所重傷亟困以至於此也嗚呼羽之强亦必其形勢有所大去故其敗若

此速也且楚漢百戰之場實當中原八達之地使其無有要害巖險為之阨塞則楚漢之成敗將決於一日之間而又何俟夫百戰哉夫惟當時之勢楚東而漢西而成臯以天下之險介其兩間以限二國之衝彼此皆不能以踰焉故相持而不決者數歲使其不然則高祖可以長驅於楚之彭城羽亦可以直擣漢之關中而又何難哉始羽東擊齊成臯不可守故漢得以刦五諸侯兵直指彭城據羽之巢穴幸其兵敗故引而西羽亦知天

下之勢在此而不可緩也故百戰京索滎陽閒而必取之既得而使樅公守之漢亦力破而必据之及漢敗於廣武而成皋復歸羽羽又使司馬咎守之戒勿與漢戰俾漢無得東是時漢已失據欲退保鞏洛會聽酈生計故復留遂盡銳誘司馬咎而破之成皋始復入於漢而羽明年遂亡此其理豈不昭然甚明也哉今夫猛虎負嵎咆哮而凌厲雖使萬夫荷戈而不可向及其失勢奔走平地則匹夫設穽取之如殺狐兎無異也向使羽得

成臯出入乎其間以衝漢之腹心漢將為羽衝軼之不暇而能窘羽哉惟其形勢一決使漢得通兵於東追羽固陵韓彭英布四面以至當是時羽欲不亡得乎故夫兵家之要必求重地以為門鍵出入往來之孔道而重扼之以制敵之命不然則反為敵制漢之成臯光武之河内唐之潼關皆當時所謂孔道者也漢惟得成臯而楚亡光武得河内故河北遂定唐惟一失潼關祿山得以西唐社幾不血食然則兵家孔道之所在其可不謹

之歟

呂后論

天下之事順其理而各適其所則安行而不悖惟其有所咈逆而觸其怒則必有所不平以至於怨亂而莫可解是以變之作未有無故而作者其未作之初先有以激之而弗得平抑欝而不能發散則必潰裂四出以致其忿而後已故天下之變或起於内或起於外而其始皆有以激之而後作然其間嘗若有無故而作者是亦

有無意於相激而勢必至於相激而其亂乃與夫有心於激之者均也有心於激之其激也有所指則其禍發也有所歸如晁錯削七國而吳楚因以叛若此之類人皆知之而無難而獨有無心於相激而勢必至於相激者雖高見之人亦莫知其故是以亂每出於意外而莫可止嘗怪漢唐之初收天下於秦隋䟽鑊之餘而與民休息意其根蔕卒未可揺動也然皆不再世而幾奪於一婦人之手者蓋武氏之初一言一顧而遂為后其得

之也易則舉而委之也必不甚惜高宗又嘗欲廢之而事不諧宜其憤毒憯烈至於烹滅宗室葅醢大臣以撼取神器而後已盖其享之也易而又有以大觸其怒其所以然者無足怪也若夫呂后則不然彼其初隨高祖顛越狼狽艱難勞苦之態亦備嘗其極味矣故得天下而為漢家謀慮亦不可謂不至而實未有睽忤之怨然一旦忘悲别付託之言乃欲舉天下授與不相屬之人陰沉險刻將必取而後已夫其情理與武氏異而其反

亂與武氏同蓋未嘗不怪其無故而作也嗚呼此必其閨門之間事有無意於相激而勢必至於相激以至於此也嘗觀高祖以愛故欲易太子然後知其有以激之而無疑且其同冒百戰而後得天下其情豈不顧其嫡嗣有天下哉今乃無故立戚姬子而視我如路人焉百戰離合之恩愛至此已了不相屬矣故得意之後遂鴆如意粉戚姬以發其至痛其憤悶急切紆鬱無所逞必舉天下而授諸呂者其意以為若能置我以從若之愛

則予豈不能外若以從我之親哉婦人之情至此而後已也是知諸呂之禍雖起於呂后之陰險而實原於高祖之激之也今夫惟天下至親者易合而亦易以離易合者以其愛深易離者以其情切而怨不可解古今之亂有朝為父子兄弟夫婦而暮已如禽獸之相食者皆其情切而怨不可解也故貴其順而深忌其相逆若夫聖人則不然必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心無為而不正則理勢必不至於相逆而亂何由起哉夫以泗上一亭

長而能以大度葢天下而王之亦古今曠絶矣聖人之事未之容責焉然而禍之所自發則咎必有所歸亦不可不督過之也

安劉氏者必勃論

天下之事在我者可以必為而在人者不可以必為見於今者可以必料而出於他日者不可以必料圖於有形者可以必成而為於未兆者不可以必成漢高祖臨終之時天下未有大患難之可憂而周勃亦無大功業之

可見然帝付託之語乃曰安劉氏者必勃舉天下不可必之理而加之於必然此蓋高見遠慮存乎其間而非世俗之所可知也竊謂高祖之意有不可曉者四原本缺當其時天下無事劉氏既安矣而勃又何安耶此不可曉者二也陳平之智足以應變而無窮而勃椎魯若無能為者乃云安劉氏者必勃何耶此不可曉者三也若謂周勃可以制諸呂胡為乃面屬呂后使用為太尉又何耶此不可曉者四也此其高祖徼機乎嘗原帝之亡

嗣君幼弱諸將尚存倂王太盛惟呂后之多謀而更事然後足以制其變此高祖之所以不去呂后也然薑毒足以治病而亦足以殺人呂后足以制變而亦足以起亂婦人之情好私其外戚則諸呂之勢必至於傾漢此又高祖之所以逆知呂后之亂也然諸呂之禍起於蕭墻緩之則養亂急之則速變是必碩然若無能而使不吾慮確然若不動而使不吾察而後可圖也此又高祖之所以必周勃之安漢也既知呂氏之必傾漢又知周

勃之必安漢然私用為太尉則呂后有致疑之心勃不綰兵柄則劉氏無可興之理此又高祖之所以面屬呂后也高祖其有憂患乎何其慮之深而計之盡也且制天下者莫易於治亦莫易於亂盖其發也有狀則吾處之也有方而最不可為者莫難於不治不亂之際以為治耶則亂藏乎其中以為亂耶而治見乎其外此其禍必陰沉而莫可解既不可弭其變又不可聽其亂而諸呂之禍盖亦在乎欲治不治之間欲亂不亂之際欲圖

之而無可圖之形欲救之而無可救之狀以才與之角則才有所不足用將動而求成功則勢有所不可廢故王陵之直而無所措而陳平之智亦難獨任然則將何為而可耶曰是必有龎然無能為頽然若不足慮者而後可以定亂於天下此高祖之所以必周勃之安劉氏與勃為人厚重而少文故其鎮重足以壓天下之亂而使之不能動其椎魯足以安諸呂之心而使之不吾疑然後徐起而取之則大事必決于我方是時直諫以抗

之者王陵也陰謀而圖之者陳平也合將相者陸賈也結呂祿者酈寄也倡大義者朱虛侯也握重兵者齊與灌嬰也而劉揭御史窋張辟疆之徒皆并力馳騁乎其間是數子者皆以其才與之角惟勃能以不才而合其謀皆欲動而求成功惟勃能以不動而制其會是以入北軍而人不知士皆左袒為劉氏而諸呂不之覺安社稷定劉氏而天下不見其狀此高祖所以必其成功而陳平所以自謂不及也向使勃處危疑而以區區之才

動於其間則姦人得以乘勢而奪其權又何劉氏之安乎吾乃今知勃之無能者乃所以為有能而不足慮者乃所以為深可慮也嗚呼周勃令以無能而安劉氏高祖亦常以無能而取天下矣方項羽咄嗟叱咤其勢若飄風震霆天下以為無漢矣而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衝其頑冒椎魯雖足以取笑於人而卒能張項羽於始而翕之於終其知人之術無乃其取天下之術歟其所以任人者乃其所以自任歟不然何其能必

周勃之安劉氏也耶方其既沒之時天下雖平而內有諸呂之禍蓄怒而欲發不可謂之治亦不可謂之亂故高祖知其然也以其治焉而付之曹參以其亂焉而遺之周勃參卒能行其清淨無為之政安然而致其治勃卒以椎魯無能之才安然而平其亂此非高祖知人之效蓋其御天下之術也嘗觀西漢之事有可怪者二周勃椎魯少文而高祖必其能安劉氏霍光不學無術而孝武必其能輔幼主皆卒如所料蓋椎魯少文者乃所

以安劉氏而不學無術者乃所以能輔幼主也世之人不知夫不才之為才無用之為有用踈矣晁錯以其才而發七國之亂竇武以其才而速宦官之變西漢以亂東漢以亡沈重而不發者未有不成踈狂以速禍者未有不敗故晁錯竇武用則劉氏必危周勃霍光用則劉氏必安豈非自然之理耶

光武授鄧禹西討論

善平亂者必審觀敵人之勢而用其將帥之才今夫敵

人之勢必有堅脆而將帥之才必有長短故古之善取天下之君其所以收萬全之利者豈有他哉蓋亦因敵人之堅脆以用將帥之長短能使將之才與敵之勢相稱然後能相當能相當然後能相制故能取勝於天下而其兵不可敗方其將發也必觀敵之兵而又觀其氣觀敵之氣而又觀其勢彼為吾之敵者誰乎其氣果怠耶勢果緩耶雖以雍容之才亦足以制其亂其氣果銳耶勢果急耶則必以縱橫百出之才而當其衝亦猶因

病用藥而已非惟以丹砂而去其易除之病而又以烏喙蝮蝎而搏其難攻之毒其理蓋甚近而易曉嗟夫世之人不斟酌敵勢而酬酢之乃以雍容之士當飄忽震蕩之敵而兵始敗矣嘗怪光武掃蕩羣盜而不能不失威於赤眉其故何哉其失在於以鄧禹雍容之才不能與敵人之勢相勝亦無怪乎兵之至於敗也方其命禹也蓋曰禹有深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夫當時之盜其剽銳而輕者莫如赤眉剽則彊悍而不可敵銳則奮

發而不可當輕則倏忽而不可禁而欲以深沉大度之士頎然而當其衝是猶冠冕佩玉之人而使之捍禦山林之勇其不斃者幾希矣雖然禹發光武取天下之心不可謂無智然而可以決一定之議而不可以應無窮之變可以優游於帷幄而不可以奔走於征伐向使民有未安即禹也旦暮而撫之者其所長也謀有未決者即敵有未撫者即決其謀而鎮撫其敵亦禹之所長也而光武捨禹之所長而用其所短以當赤眉之鋭則西

討之師適所以敗北而已今夫有雍容之才者必無縱横百出之智稷契未必能當蚩尤之鋒曾閔未必能制盜跖之怒孰謂禹也而能當赤眉也耶嗚呼赤眉之勢本不張張赤眉之勢者鄧禹也鄧禹之才本可用惧鄧禹之才者光武也請論鄧禹制敵之跡以觀光武用人之失夫天下之亂莫難於當飄忽震蕩之亂自古以來其亂有四在漢則有項羽有七國有黄巾在唐則有安史其勢類皆如迅雷暴雨遽而不可遏然而卒破滅者

制之有術也高祖之取項羽李郭之制安史是百戰以摧其鋒而已亞夫之制七國皇甫嵩之破黄巾是堅壁以老其師而已鋒之摧則勢有所折而弊可乘師之老則氣有所竭而亡可待雖有震動之勢終何為哉赤眉之亂大類於四者而鄧禹有老其師之勢而不能用於始以喪其功有摧其鋒之勢而不能用於終以至於敗且赤眉之勢不終日之勢也雖有難拒之形而實有必敗之理雖有歲月之彊而實無經久之患所謂寄生之

寇無根之盜蓋可必取而無難方禹之臨山西也苟能乘悅附之心當屢勝之後直擣長安而據其險積財於內使我師優游而有餘閉關於外使赤眉皇皇而無所歸如是而赤眉不破吾不信也奈何得關中而不能守使賊勢横行於長安而不可禁故曰禹有老其師之勢而不能用於始以喪其功方禹之入長安也苟能困赤眉扶風而其氣已沮犒吾兵養吾鋭於是以素飽而乘其機以至逸而待其勞以方鋭而攻其衰如是而赤眉

不敗吾不信也柰何以饑饉之卒而當其銳於威損之後而繼之以戰是以二戰而至二大敗故曰禹有摧其鋒之勢而不能用於終以至於敗夫禹之出也與更始諸將三戰而三勝與赤眉遇則二戰而二大敗更始諸將懦而無立故禹勝之為有餘赤眉之勢暴而難敵故禹當之為不足其有雍容之才而無縱橫百出之智盖可見矣而光武反使之當衝突之敵以取敗故曰非鄧禹制敵之踈光武用人之失也昔者高皇帝料韓信必

能當栢直料曹參必能當馮敬蕭何之鎮重不使之運籌子房之多謀不使之征伐任人各當其長用人各當其敵故能取勝天下光武之用寇恂用耿弇亦若高祖之用蕭何韓信矣而反失之於鄧禹嗟夫禹之才置之於帷幄不失為斷大事之謀臣而反用之以當飄忽震蕩之衝則不免為敗軍之將此光武不觀敵勢之過也兵法曰知彼知此百戰不殆嗚呼深知乎此而後可以將將矣

蓮峯集卷八

宋 史堯弼 撰

論

光武以柔道理天下論

惟天下之至柔能制天下之至剛甚矣天下之人不能無紛紜好變之心亦不能無猛悍難制之氣也方天下之未定則有以發其紛紜之心猛悍之氣故强者勝焉及天下之既定其紛紜之心猛悍之氣抑而不得騁蓄

而不得作則將有所難服也是以天下之患常起于此而莫可止善治天下者必有道焉寛大慈祥雍容和易以消磨其心於茫茫之中折服其氣於冥冥之際使好變者不得為變難制者皆易以制潛消陰服而不知所以然則天下之大可以拱手而治然則柔之制剛其用為如何此東漢光武所以以柔道理天下之意夫治天下無以異於治水也善治水者行於水之所無事善治天下者行於天下之所無事如斯而已天下之不能無

好變之心難制之氣亦猶水不能無悍湍之怒橫流之暴也故禹之治水必順水之性而柔之使其暴怒無所施而水之勢得矣光武之治天下亦順天下之理而柔之使之不能為變而易以制而天下之亂息矣是知禹能行于水之所無事光武能行于天下之所無事在能柔之而已耳且光武之定天下無以異于高祖也然高祖于天下既定之後外之則困於冒頓而有平城白登之圍内之則困於悍將而有韓彭英盧之變高祖終身

奔走于介胄之間天下幾至于不測而光武之既定也冦鄧吳賈服從之不暇匈奴西域帖然而不作傳至于永平之間天下有百年之承平而無一日之警急此其故何也在能柔之與不能柔之之間而已由是觀之高祖非好勝也非好强也不得夫柔之之道故也光武非不欲勝也非不欲强也得其所以柔之之道故也高祖無以柔之故激諸將好變之心而觸匈奴難制之氣而身受其弊光武則不然天下既定遂戢弓矢散馬牛退

功臣進文吏使天下知吾之不生事寛法禁薄征賦使天下知吾之不苛不荅太子攻戰之問使天下知吾之不好戰下黄石之詔戒廣地之荒以塞𤻙宫馬武使天下知吾之不開邊修辭幣禮匈奴之使閉玉門謝西域之質使天下知吾之不務遠是豈真柔真弱者哉其至微之機至變之權運于心術之間舉天下而柔之使至剛之人消磨折服而無復作故其用柔之效見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見其用柔之迹此其為柔也大矣盖嘗觀

光武之初焚王郎往來之書而示之以寛輕行銅馬之營而示之以信首舉良吏卓茂為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攻取勝當戰伐之際方且投戈息馬以論道藝此其柔道不特用于理天下之日蓋當用之于取天下之初矣吾以是知昔之人君善用柔道如光武者蓋寡然而柔之在天下同是柔也有用柔而安亦有用之而危有用柔而彊亦有用之而弱何哉彼以姑息為柔後將有姑息之弊以怯懦為柔後將有怯懦之弊此

以柔用柔之失也若夫善用柔者守之似弱而能卷舒天下之至强行之似懦而能馳騁天下之至堅至于使兵無所投其刄虎無所措其爪牙方矯揉帖服之不暇此以道用柔之得也嘗試以兩漢之君言之如惠帝如元帝以柔用柔者也如文帝如光武以道用柔者也惠帝柔而漢之宗社幾至于中絶呂産呂禄幾至于盜國元帝柔而蕭傅劉向無所奮其忠弘恭石顯有以竊其柄以柔用柔之失盖如此善哉文帝光武之治乎老

上尉佗之慢侮文帝屈已遺書而南北之禍不作吳王稱病不朝文帝賜以几杖而吳楚之變不起是文帝之柔有以勝之也四七之將光武優禮以慰其心而無葅醢之憂西北之戎光武甲情以答其意而無冒頓之暴是光武之柔有以勝之也是雖不求勝于天下然蓋有以大勝之矣語曰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是道也非文帝光武孰能知之彼南陽宗室之論乃謂光武少時謹信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嗚

呼是安知所以為光武者歟

曹公論

兵家之最難者莫難於堅者之必不可拔而實者之必不可攻也故善兵者必有以利而通之先攻其瑕而後堅者無所不拔先擊其虛而後實者無所不破夫惟天下之勢不能皆堅與實而必有虛與瑕此蓋兵家之所亟赴而所速乘之而後能以得天下之利今夫兩兵相加强弱相敵而未有所決此其間必有虛而易動之處

而後成敗以分故夫昔之欲求勝者必先自反以求其有所易動之處而重實之設為形格勢禁使人無以乘吾然後蕩然征伐四出無所掣肘而後可以得志嗟夫曹公之用兵其智畧縱横變化百出天下莫能敵者而曾不能以及此哉赤壁之師雖其平生未有若此之敗然不足以為操之利害也許之地迺操之窟穴其存亡成敗所寄者而使人得以屢窺之是以知操之危機莫大於此而終不為之備亦足以見其智之有所不及於

此矣方其征張繡與征劉備及其官渡之役田豐許攸之徒蓋三勸袁紹乘虛襲許矣而紹皆不能用及其北征而劉備又以勸劉表劉表又不能用天下之窺許亦屢矣張繡之役操聞田豐勸紹襲許遂釋繡以自救彼非不知也而終不為之計夫與其奔走自為之不暇孰若使人有所不敢動而後能以必勝彼其意蓋謂紹與表之心不能出此則亦已危矣向使田豐許攸劉備之計得行紹與表悉其銳以擣許之虛挾天子以制操之

命且分兵據其街路操聞之必狼狽自救東北諸寇利其有內亂而乘其歸必引兵襲擊其後操欲進則街路之兵遏其前退則襲擊之兵躡其後進退無據其敗可立而待也昔章邯盡銳於河北而高祖得以入秦關羽起兵攻于禁而荆州遂入於吕蒙之手唐神策六軍悉戍河北朱泚猝發而京師遂陷有所虛而使人得以乘之未有不敗者也今操有易動必危之勢如此而天下終無有以投其隙操亦可謂幸免矣袁紹劉表得天下

之大機會拱手而不能應則亦土木偶人也哉昔光武之興其敵亦多矣彼其見東北之不可不先事而恐西南之寇之議其後也是以先命岑彭扞其衝而光武始得專意東北而無憂故天下卒以次平定帝王之經畧當世其深計遠算所為必勝者夫豈苟然哉嗚呼操以百戰百勝之威而終不能以一天下此其料敵制勝為有餘而天下大慮有所不足故也

荀彧論

人之最難測者情也情而果易測則其黑白之辨雖匹夫可與知之惟其有所不可測者雖明智之人于此亦不能無惑也今一人焉或以為善亦或以為惡人一也而或謂善或謂惡此惟不燭其裏而觀其外宜其善惡有所難決也故君子莫大乎察情以見隱而天下難決之理得矣昔荀彧實為操之謀臣及操議九錫而彧乃死之故或謂其助操傾漢亦或謂其忠于漢而終不得其的此不原其情以求其故爾且彧之是非所難辨者

豈非以其死生之際歟嘗謂彧之死葢有隠晦之意焉而世莫之測也且彧之附操其朝夕所與謀者莫非規圖天下之計也及功粗成操急謀九錫而彧乃以憂恚死此其故何哉且彧所與操主謀者葢有不可得而隠者是欲使之挾漢之權以殖巳勢而收巳功而隂伏其所以取之之機持以歳月優游不迫而徐待之功高勢極則神器自至而人不知天下後世亦將無以議吾簒而操不能忍于朝夕速欲得志以自暴露其姦狀事未

集而天下已明其欺孤之迹而議其後或亦將與同陷不義之域此其所以深惜痛恨以至于死蓋有以也夫功被萬物而無欲得之心遲久而天下自至者三王之事也今乃欲借聖人無心之迹以行田常王莽篡竊之志是誠何心歟昔湯放桀而曰纘禹舊服武王伐紂而曰于湯有光伐人之子孫而曰纘其服而且有光惟其志于援天下而無心于得天下者能之湯武惟無心于得故雖以伐取而不為嫌茍其有心於得之雖欲徐取

之使人莫之覺而罪終不可掩蓋世有操刀而戕人者而彼又教以徐彪之使人莫之覺抑又甚矣語曰兵莫憯于志鏌鋣為下令必以情而聽小大之獄則罰戮之罪當加于曹操之一等矣昔魯悼公之喪季昭子謂孟敬子曰禮為君何食食粥達禮也吾三家之不能安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夫三家雖均為得罪而敬子之罪則少瘳矣何者猶愈於偽也今也借人之勢以窺

伺人之國而又能以不惜北面就人臣之位以待神器之至是禮也荀彧必有以處之矣或謂彧之事有合於文王之心者而實不知操之終取漢也夫文王豈挾商之勢以取商也哉且其制變秋毫無遁情而豈不知操者禰衡謂彧可借面弔喪劉備聞彧死亦曰老賊不死禍難未已彼目擊其事意者必有以見其情歟

荀彧迹疑而心一論

為國之害莫大於天下知有臣之強而不知有君之尊

故善爲國家謀者常使人臣之功與天下之權皆歸於君是以天下惟知有君之尊而不知有臣之强如是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後之天下嘗至於亂亡者何耶盖以反是而已矣其患每在於姦雄之人攘臂於天下而權謀之臣敎之以深服天下之術使之挾君之威以爲已之威而天下畏其威挾君之德以爲已之德而天下懷其德威德之權天子所執也而姦雄得以執之故天下卒歸於臣之强而不知有君之尊是皆權謀之臣陰協

其謀而隂輔其功焉故其一謀半策嘗借王室以為姦雄取天下之資其迹似忠其心實盜此不可不辨也昔曹操漢之姦雄而荀彧操之謀臣也漢之制天下之權操竊執之以號令天下故天下知有魏不知有漢知有操而不知有獻帝是皆彧教以深服天下之術使之挾天子以令諸夏協謀定策嘗借漢以為操取天下之資其迹似忠其心實盜而范曄稱其迹疑心一據曄之說則彧之迹疑於魏而心一於漢以吾觀之則彧之心一

於魏而迹疑於漢何哉取漢者操也而或實敎以深服天下之術故天下皆知有臣之强而不知有君之尊漢不亡魏不興則取漢者雖操也而取之者或也或謂或之罪見於佐操征伐天下而取漢非也夫敎以征伐天下者取漢之利害輕敎以深服天下者取漢之利害重則勸操取漢者非或而誰歟且曹操姦雄之尤者也名爲曹操心實王莽士生斯時狐裘蒙茸吾誰適從爲或計者有三上焉起義而問罪如孔明之志復中原可乎

次焉者竭力以抗之如孔融之志在靖難可乎下焉者遠引避世如管寧之淵雅高尚可乎以彧之才而我之望彧者如此也曾不能然上不為孔明之起義次不為孔融之力抗下不為管寧之避世方且委質以為之謀臣又教以深服天下之術使漢之權柄操得而執之是以天下知有臣而不知有君漢因以亡魏因以興荀彧之罪有歸矣或謂文若豈教操反哉所以輔操者急於平天下之亂而不知終篡漢也噫彧豈不知者耶彧之

料敵察呂布擒袁紹其智如神豈長於料敵而不長於料操耶或之知人舉二荀薦郭華其鑒如神豈長於知人而不長於知操耶人才惟姦雄易知而操乃姦雄之尤豈不可知耶姦雄惟親暱易知而或腹心是謀豈不能知乎大抵彧見天下惟操足與有為故一心輔之陰協其謀而陰輔其功故嘗借漢以為操取天下之資則其心一於魏而疑於漢何足怪哉然騂謂其迹疑者謂其功申運改也然彧之迹疑於漢而不疑於魏何哉彧

之意謂非挾王室不可以令天下故教操以迎天子於洛謂不服人心不可以取天下遂教操以服天下之術晉文定襄王欲諸侯從而非為周漢高立懷王欲天下歸而非為楚是皆權術也舉以勸操是欲諸侯從操而天下歸魏也其説曰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仗洪義以致英俊大德也是殆欲借漢德而使英雄輔操挾漢威而使天下歸魏故天下皆畏操之威而不知有君皆悅魏之德而不知有漢是皆

啓操之姦心而助操之篡奪也由是觀之則彧迹疑於漢蓋可見矣然則曄謂其殺身成仁也奈彧心一於魏而不一於漢何夫教操以服天下真情也迎獻帝以都許下拒董昭之議九錫權術也若謂迎獻帝為真情即則勉操以忠可也喻操以義可也何為而教以服天下之術若謂拒九錫非權術也即諫操可也絕操而去之可也何為赴召而有壽春之行乎彧若有心於漢當勸操歸功於天子而無挾之之謀彧若無心於魏則當飲

藥於饋食之前而無壽春之行是彧也陽為輔世陰實佐魏名為輔漢其實叛漢由是觀之則彧一心於魏蓋可見矣以其一心於魏而論之則其迹不足疑以其迹而觀之則益見其心實背漢噫何有負於漢而有功於魏耶吾嘗為彧計矣將為孔明乎天不佑而功不成將為孔融乎非融誅操而操害融將為管寧乎名雖高而實無益三者皆不可也為彧計則輔操可乎而以忠義之言遏其强梁之心彼寧不畏義哉如是則心自一迹

何疑奈何不知出此乃使一心於魏而迹疑於漢也嗚呼
彧之才大類子房惜乎其以曹操而爲高祖也昔管仲以
小白霸舅犯以重耳霸然孔子於小白則正之於管仲則
仁之於重耳則譎之而舅犯未嘗掛牙縱齒何耶豈非以
小白有尊王之心而仲佐之下拜受胙之風作而天下知
有君而不知有臣重耳有無王之心而犯佐之召王請隧
之風作而天下知有霸而不知有王惟曹操無王之心甚
於晉文而荀彧教操之罪重於舅犯矣劉備聞彧死故曰

老賊不死禍亂不已曄雖秉筆史臣果能如劉備知人乎

河朔挈地還天子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不立不立之弊始於柔懦廢弛而終至於大壞而不可救藥是故古之有天下國家者至於綿地萬里擁兵百萬其勢非不强且大也然不能以此號令天下而或至於削弱者何也為其君者柔懦畏怯思朞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為其臣者委靡軟熟守尋常之論而不達於事變故其弊至於不立是以

曰趨於削弱而不自知至於剛明果斷之君慷慨特達之臣則不然方其乘天下擾攘之時襲前人削弱之後其意以為苟不能奮吾剛健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則不足以制天下之變而弭天下之亂是以相與合謀而有所立張其紀綱振其號令斂天下之權以歸於上故四方雖有强臣悍寇閒朝廷之上人主如此而大臣又如此是以惴惴然惟恐朝不効順則討叛之師暮加其境是以負其版籍挈其土地奔走匍匐而惟命是聽

嗚呼立與不立安危如此可不謹哉竊觀唐自安史亂天下之後肅宗惑僕固懷恩之議爪分河北地以授叛將在代德則藩鎮跋扈而陵京師至憲宗則河朔挈地以還天子豈時運使然耶抑藩鎮之臣前日好亂而今日悔心耶非也是必有所致而然也愚嘗為之說曰代德之君柔懦畏怯而不能有為其臣又委靡軟熟故其辭起於不立而日趨於削弱是以藩鎮跋扈而陵京師至元和之間憲宗以剛明果斷之智而任其臣裴度竭

慷慨特達之才而佐其君故其卓然有所立是以河朔
挈地而還天子請畢其說夫易六十四卦而乾為之首
仲尼於贊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
之所以剛健不息者以其動而有所立也惟其動而有
所立故生養於春夏肅殺於秋冬其光為日月其威為
雷霆其澤為雨露向使天而不知此則其塊然將腐敗
而不能自振况能育萬物哉苟有天下國家者龏微弱
之後而欲制跋扈之臣則是術又不可失也且跋扈之

臣常起於姑息之世而不起於剛健之朝何者畏剛明果斷之君而輕柔懦畏怯之主憚慷慨特達之臣而狎委靡軟熟之士也譬猶妖禽孽狐當晝則自伏遇夜為不祥苟人君一日赫然奮其剛明果斷之威使天下知人主欲有所立則人臣於此智者効其謀勇者致其死縱横顛倒無施而不可則所謂跋扈者又何足憂哉昔東周之衰爰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兩覲衰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

之門命令不行於數百里之外諸侯跋扈亦甚矣而周之君臣不能有所立是以千八百之國終不聞挈其尺寸之土以歸職方之籍而終以封建亡唐之鎮帥古諸侯比也當時跋扈尤甚於周則君臣之有立詎可一日無於天下耶然是術也失之於代德之朝而得之於憲宗之世何則唐自肅至憲唐之不立蓋四世矣肅宗之幸安代德之寛柔此三鎮所以割據於河北也德宗之姑息順宗之短祚此三叛所以分王於燕趙也牙璋之虵

橫行縱恣無所不至京師禁旅未嘗薄悍將之城兩河職貢未嘗入大盈之庫朝廷益弱藩鎮愈强而當時君臣方且股慄膽悸縮首驚畏又焉得為君者奮其剛明果斷之威而為臣者竭其慷慨特達之才以清積世之亂乎愚故曰失之於代德之世此藩鎮所以跋扈而陵京師逮及憲宗承四世削弱之後跋扈之臣日甚一日傲視朝廷行行然無顧忌而帝自初即位慨然發憤覩三藩之愈强而憤四世之不立也於是回顧朝臣決用

裴度大舉九節度之師四征不庭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惟吳元濟最爲强寇連王承宗李師道以爲猿臂勢而帝與度又決意平之然而今年高霞寓敗明年李光顔敗又明年袁滋敗故蕭俛沮之王涯又沮之逢吉又從而讒之憲宗裴度之心疑亦少沮矣而帝方且謂倚度足破三賊度方且謂誓不與賊俱存故能馘元濟以獻廟社竊嘗求憲宗所以任度之意而度所以佐憲宗之心矣其意以爲三鎮

如此其强而四世如此其不立吾能於此掃前世之弊而卓然有所立也則遂可以斬元濟而令河朔河朔定而天下服矣故君臣相與合謀共圖中興則其所立為如何哉方是時也河朔雖不欲挈地可乎哉是以七年而田興以魏博七州歸十三年而成德以滄景二州歸王承宗又以德棣二州歸此數賊者豈其忠義之志欲尊王哉盖以為廟堂之上有剛明果斷之君慷慨特達之臣如此今日若不納地則明日斧鉞加吾頸也雖欲

不納勢不可也故至今想其剛健之威猶凜凜在人耳目予故曰得之於憲宗之世此河朔所以挈地而還天子斷而論之非憲宗不能任裴度非裴度不能佐憲宗要之非二人之有所立不能使河朔効順向使二人生於貞元之前則藩鎮不能亂唐矣出於元和之後則藩鎮不亡唐矣柰何降及於僖昭之間以其時而論之則實無異於憲宗裴度之時也而其當時之君率皆柔懦畏怯朝廷大臣則又委靡軟熟是以皆不能有所立遂

使姦臣得以盜移唐鼎也如其不然則唐之為唐豈止

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而已哉

賦

聖主明目達聰賦

主既克聖道能博通覽萬事以明目兼衆謀而達聰大

極彌綸御此邇遐之廣悉祛壅蔽昭吾視聽之公竊原

遠莫遠於四方繁莫繁於庶政以博照為德則乃可周

遍以自私為智則焉能兼弁不蔽於物獨髙乃聖惟廣

充於膺知無得而踰必洞達於聰明大亨以正爾乃天地其運運行莫窺日月其照照臨不遺叢然裁萬幾之務邈然臨九有之師不決去於壅塞將自招於蔽欺是必遠者近者視之聽之包爾堪輿之大入吾耳目之司茂迺廣淵顧一身之獨運廓其聞見舉萬物以周知不妄觀也觀進善之旌不苟聽也聽敢諫之鼓凡形聲而必察無幽遐而弗覩內焉照羣下之邪正外焉究生民之疾苦廣闢治路允為英主知有臨而剛有執獨冠羣

倫戒不睹而懼不聞坐周萬宇大抵以獨見為見則豈
盡遠察以偏聽為聽則難通下情既徇黨偏之蔽將闇
浸潤之行我是以内正五事外周八紘廣矣堯聞無嘉
言之攸伏大哉舜視有庶物之皆明則知旁黈纊以塞
聰前冕旒而蔽目蓋將幽隱以必達竊慮見聞之任獨
得不謀當博訪既搖納諫之鞀事恐弗聞又設求言之
木夫然不出戶而灼見方外不下席而悉該事倫明無
幽而弗燭德廣運以如神良由衢室咨度總章博詢以

暗以明豈待魏公之對作謀作哲自符箕子之陳彼師曠非不聞也止聞六律之音離婁非不視也但視一毫之末任小己以偏徇將衆情之壅遏是豈知聖天子廓萬里之剛明旁四通而五達哉

太學教化之宮賦

太學中建人文外隆誕布聖神之治允為教化之宮設以在郊爰重上都之本首於斯地形為四海之風惟王日靖四方獨攬萬化謂教養之法不立則士或能違謂

儒術之治不行則俗將鄙詐乃即天邑鼎興庠舍凡問道承師之所莫此為尊宜漸仁摩義之方由斯而下輪奐儒館典章聖時隆師友以為之追琢養老更而示之孝慈方領矩步肅肅而至止夏絃春誦洋洋而詠思敷五教以在是風摩方而動之設序開庠式示神州之盛移風易俗是為王政之基橋門外峙兮巍巍辟水環流兮混混一人由是以表正萬俗於焉而草偃言其治由中而及外語其聽自近而及遠致神道之無外由儒宫

之為本式孚下土罔踰於五學之庭於變黎民不越乎
三雍之桐議夫庶俗至繁也何術而納之坯冶九州至
廣也何為而作之範模欲使回心而向道莫先設校以
隆儒習俗已正澆風自無故此成均之瀘首乎衆大之
區嚴東序西序之名禹聲遠暨闢上庠下庠之制舜德
攸敷大凡格時雍於民者教為先暢文明於世者學為
重建於上而下孰不化設於中而外無不從故王民歸
皡皡之美而髦士有峩峩之奉圜門者億萬邁漢治之

至平鼓篋者三千軼唐家之髙拱其武文物積徽之際干戈平定之餘聲名猶鬱於中土揖遜未還於里閭斯時也欲敷善教以顯若尤在賢關之建於苟既化矣不其偉歟世祖躬臨必在投戈之始武王祖劉率先歸馬之初令我后建置膠庠載櫜弓矢道德之威既肅然而外被禮義之俗宜油然而內起至哉三王四代之宏休復隆於此